



琴台客聚  
彥火

## 她提倡晚婚

張潔自稱，她主要受俄國文學的影響。

她說：「喜歡契訶夫，還有蒲寧。蒲寧的東西比契訶夫還要精緻一些，但我很喜歡契訶夫的情調、語言，很淡很樸實，美極了——有一種很樸實的美。蒲寧比較華麗一些。俄國托爾斯泰我也喜歡，還有庫普林，庫普林印象最深的是《石榴石手鐲》，我很喜歡。屠格涅夫我不大喜歡，特別是他所寫的女性，似乎有一個『模式』。」

學經濟的張潔，加上她進入工業部門工作了十幾年，對她後來創作長篇小說很有幫助。

套她的話說：「要把工業結構弄清楚是很困難的，因為中國這個結構相當複雜。」

張潔的小說題材，特別是《愛，是不能忘記的》涉及敏感的「婚外情」，不知者以為她是一個開放的作家。其實不然，我曾與她討論過婚姻問題，她很鄭重其事地告訴我：

「從馬克思觀點來講，到了共產主義，婚姻這個形式不一定再要用法律來固定，因為這都消失了。但這反而是最牢固的。我反對性混亂，搞性混亂是把人墮落成獸。沒有愛情，亂來不是跟野獸一樣嗎？人類

如果倒退了野獸這個地步，還叫人嗎？人之所以有愛情，是一種美學上的昇華。人才有這個東西，動物就沒有，動物就是性。我覺得亂來對人類是一種倒退。但我也反對有婚姻形式沒有愛情，最完美的應該是婚姻和愛情的統一的。」

張潔是主張晚婚的，理由是「當她20歲的時候，她可能注重這個人長得漂亮不漂亮，到40歲以後，她重視精神生活較多一些，她可能會找個很醜的人，但精神上很豐富、很美妙。這是一個不同的過程。」

張潔解釋道，一開始自己對自己的不了解，「不了解自己究竟要什麼。同時你對對方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客觀事物的認識是相當複雜的，有些品質要在結婚之後才能知道，還不管他對你好或不好。僅就這個人的素質，這個人的脾性，就得在結婚之後的長年接觸中才知道。」

張潔進一步指出：

「但一般人不一樣，要求你有錢，我有貌，日子過得好也就成了，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生活。但有些人不願這樣，這太痛苦，何必呢？不如自己一個好好。」

張潔在第二次婚姻失敗後，就選擇了獨身。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九)



爽姐私語  
林爽兒

## 半個故鄉

以前不願去旅行，因為不喜歡住酒店，又不喜歡帶一堆用品出外，像搬家似的，覺得十分麻煩。

過往每次外出絕大多數因為工作，有熟人做伴有目的而往，所以接受這樣的方式。若果說自己去旅行，數得出沒有幾次，一次是全家迎接2000年去日本北海道，一次和母親及姐妹去泰國。陪伴母親去旅行的次數更不多，倒是很樂意陪她回鄉，她的家鄉是中山，我很喜歡鄉間的親人那份濃情，特別是我姑婆一家，她待我們十分親厚。

第一次返中山鄉居，十分好笑，剛剛開放不久，我們回去也不是打鑼打鼓，普通人家嘛，但因為沒有車接送，坐了部的士回去，惹來周邊鄉親小朋友看熱鬧，到我們把行李放下，的士離開了，小朋友說了一句：「都無電視機！」之後一哄而散！我笑得幾乎跌落地。對呀，真是沒有電視機帶回去，當下覺得很失禮，怎麼沒想到帶部電視機送他們！

不過自此之後，我當正鄉間姑婆的家便是我的家，每隔幾個月便回去，且還與姑婆夫家的後輩成了好友，他們沒有生小孩，把我的女兒認作契女，自此又多了一重關係，多親呀！

日子過得太快了，我們每次回去便發覺一些變化，由於鄉間沒有衛生間，城市人解決問題實在太難了，實在忍受不了，我請姑婆兒子，即管叫他表叔幫忙，我出資請他找人建一個屋內衛生間。有個在室內的衛生間，先避免頂不順的茅廁，晚間不用摸黑如廁被蚊叮。第二次回去問題已經解決，衛生間建成了。再回去隔壁的老架已經在城中買了市區樓。鄉間生活慢慢改變，可是姑婆已經百年歸老了，這麼好的老太太實在捨不得呀！

之後表叔已在鄉間建了3層樓高的大屋，不過兩個女已分別嫁去美國和澳洲，他們仍如一般人那樣「嚮往」出國才算成功！現在表叔也跟著其中一個女兒去了澳洲，同樣把兒子也申請過去，鄉間只有住到石岐幾千呎大屋的老架。而我們的母親亦已經離我們而去。我也甚少再回去，那不再是我的半個故鄉了！



◆鄉間的姑婆(右)對母親和我們十分關愛。  
作者供圖



踏地觀察  
湯禎兆

## 小太郎一個人生活

近期熱話的Netflix動畫——《小太郎一個人生活》，有真人版及動畫版，我們也有和孩子一起看。這是關於經歷家暴後而獨自生活的小太郎，身邊的人都伸出援手的故事。我們一方面以此故事告訴孩子，世上有很多小朋友也懂自己照顧自己，有這種決心是很好的，但也留意要告訴他們，大人的暴力，無論是言語上或是肢體上的，都不是因為他們做錯，或懦弱之過。

對此劇我最不滿的，是沒有更清晰表達這一點。身邊伸出援手的人，也不太在意他的感受，反而不讓他知道真相，只尊重他要自強的意願，而不告訴他父親的暴力源頭，並不是因為他軟弱，而是因為父親沒有做好自己，小太郎並沒有錯。而他真正要堅強起來，是要令父親明白這一點。

雖然是漫畫，但顯然這個故事是給父母看的。日本在教育父母上很有堅持，很多故事都會在如何做好父母角色上著墨。另一齣日劇《我的家》也剛在日本上映，一個女兒被綁架，綁匪除了要錢之外，也要爸爸親自交涉，及回答關於女兒的問題。雖然只看了第一集，但感受到綁匪要直視是父親疏忽照顧的問題。

幾年前日劇《Border》最後幾集，講述一名高智重犯誘騙孩子離開媽媽，並加以殺害。他毫無悔意，反而說社會應該多謝他，因為從此父母更會盡心盡力去看管自己的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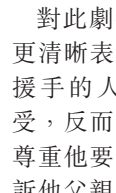
以上每一套作品都有不同的主題。但總有對父母說教的味道。的確，我們都沒有學過怎麼做父母，唯一只是從自己父母那裏學的。管教孩子及親子關係，其實從來都不只是家庭問題，更牽涉整個社會及犯罪率，父母該從什麼渠道去學習做父母？大家又有什麼方法？

小城病了，消息傳到我這裏，已經是3月14日晚上，剛剛吃了晚飯，像往常一樣從老年公寓出來，就要回家，卻被告知不能出去，出去就不能進來了。問什麼情況？工作人員說，上級下達的通知，具體情況他們也不知道。樓道裏人來人往，陪護老人的，有的提前換班，有的在為小區封控儲備物資。因為一整天沒有下樓，我們得到的消息遲了，既沒準備蔬菜，也沒準備糧米，只是趁夜，回家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

老年公寓要麼不防，要防就防新冠病毒，別無其他。老年人是易感群體，關鍵時期不能掉以輕心。新冠病毒肆虐以來，每每風吹草動，都是這樣緊急防控，這已經是常態化了。然而沒想到，這次的疫情就發生在身邊，發生在小城，而且是傳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Omicron)。我住的地方，緊鄰一家居家式養老院，我母親就在這裏居住。我在離她不到200米遠的一個小區另一座樓裏。白天照顧老人，晚上偶爾回家收拾家務，現在因為疫情，養老院開始實行封閉管理。面對現實，我選擇了留下來陪護老媽，故而望着家的方向默默離別。

第二天，全院果真封閉。下午3點，護理院開始在通往小區的主道路上架柵子，可能是要架起一道隔離牆，為了防止小區和養老院裏人的混雜，不易管理。工作人員也很緊張，為了人盡其用，她們必須全部在崗，從3月14日晚上就全體睡在護理院裏。沒有床，就把鐵掛椅用上。從她們身上，我察覺到一種異樣的氣氛。果然第二天，有關單位便公布了確診病例和他們的行動軌跡。我們這裏的養老院，全稱托福·老年護理院，居家式，一房一戶，精裝修，房間裏傢具、電器齊全，布置非常溫馨，就是看中這點，我才給老媽訂了一套。春天來了，天氣暖起來，若是走在小區邊上，視線轉過來，就能看到老人坐在樓下曬太陽，右邊有個磨坊，專門給人做三鞭的，整潔的大廳裏擺着桌椅板凳，如果需要，小區住戶也可以預約一兩個酒桌。

下午5點半，隔離牆成功拉起來了，6點



鵬情萬里  
趙鵬飛

## 疫下吃喝

樓下經營多年的咖啡館宣告結場，抱着電腦過去的時候，只看到臨街兩塊大落地窗，從裏面用灰白色的紙，糊得死死的。趴着玻璃從紙縫邊往裏面望了兩眼，一片漆黑。臨窗的咖啡小圓桌，高靠背的皮沙發，柔軟的靠枕，不知道都搬走了沒有。

有多久沒有在這裏坐過了，拍拍腦袋也想不起來。是為了避疫而買了手搖磨豆機，就再也沒有來過？或者就是去年第四波疫情初起，見到不少外國面孔，毫無遮擋地端着咖啡杯高談闊論？疫下變故頻出，新舊更替皆宜，記憶也模糊成一團。跟朋友約着出街喝茶吃飯，去相熟的館子前，都要下意識先上手機查一查，免得撲空。這年頭，關門結業是恒常的事情。百年老店也好，新晉人氣網紅店也罷，說一聲就不下去了，立刻就拉開清庫。租金拖不起，人工拖不起，家庭再厚也不敢戀戰。

登龍街常去的茶樓關了，外嫩裏脆的腸粉捲油炸鬼，再難吃到。上環干諾道西的鳳城酒家光榮結業，又少一間喝茶吃點心的老字號。山道空置了一年有餘的一排街舖，終於辭舊迎新，開了一爿古色古香的川菜館子。叫過一次外賣，麻辣香鍋，用料、分量、口感，都還記得過去。有人漏夜趕料

場，有人辭官歸故里。疫下百業凋敝，總有眼光獨到的人，能從中窺見商機。樓下那間車位大小的街舖，自從變身坐不下4個人的咖啡館，居然隨時都是客滿。阜路平街新開的西式麵包店，簡陋樸拙的工業風，門前日排長龍。有朋友說在網上看到不少人打卡，便專程從鵬洲轉車趕來嚐鮮。堅尼地城最受歡迎的那間傳統風格麵包店，因為本輪疫情較多員工染疫，一度被迫停業，最近復業，川流不息的街坊又時時擠爆門庭。

我不愛燙熱開，也怕染疫給工作和生活上造成不便。疫情稍起，基本上就不肯出街吃喝，全靠自己採買各色菜蔬，在廚房裏隨心料理。有時候一連3天，都吃彩椒蝦仁拌意麵，一日紅，一日黃，一日綠，雷打不動配一碗西紅柿雞蛋芽菜湯。幾輪疫情下來，上海的銀絲麵、台灣的刀削麵、四川的擔擔麵、廣東的鑊柱蝦子麵、意大利麵、日韓的泡麵、烏冬，或炒或燜或湯、或涼拌、或油潑，逐一試過後略有所心得。刀削麵煮過後瀝乾，撒上蔥薑蒜末，潑一勺熱油，香氣四溢，入口軟滑耐嚼。意大利麵煮7分鐘便須撈起，煮過了口感就嫌軟爛。日本泡麵，口味偏清淡，若先把各色菜蔬切絲清炒，再加水煮開，下入麵餅，調料包，有滋有味，風味特



姚瑤  
姚瑤

## 願世界和平

最近，我受朋友之邀，與佳士得拍賣行進行了一項跨界合作。我用小提琴演奏表現了一件拍賣畫作的理解。這幅畫作頭不小，是日本最著名的當代藝術家之一，奈良美智在2014年創作的《Wish World Peace》(願世界和平)。選擇用音樂表現繪畫藝術，啟發觀者的思考想像，是一個很棒的主意。

奈良美智曾經說過，沒有音樂，就沒有他之後那些繪畫作品的誕生。他從小就喜愛搖滾樂和民謠，從音樂中吸收形成了反戰和平的理念。他的繪畫作品通常都是用扁平化的小女孩形象，表現人複雜的情感。

這次我選擇用小提琴表現他畫作的樂曲是貝多芬的《歡樂頌》。藝術的創作和理解都是相通的，貝多芬在失聰的困境下堅持完成了《歡樂頌》這首樂曲，奈良美智則在親身經歷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後創作出《願世界和平》的畫作。和平與歡樂的主題總是緊密相連，《歡樂頌》展現出人類的團結、和平的美好。當然藝術在不同的環境下，會傳達出不同的色彩和情感。《歡樂頌》往往需要大樂隊演奏，展現出輝煌的氣勢，但這次我的演奏除了小提琴，只是配合一把結他，相當的簡潔純正，這恰恰體現出對奈良美智繪畫特色的理解。奈良的繪畫常常選用簡潔的線條，描繪出小女孩的形象，他希望用童真純淨的眼光，向世界傳達反戰和平的理念。

藝術對於和平訊息的傳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過音樂、繪畫等各種形式，讓觀者了解我們對世界的盼望和期待。奈良在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到震區做義工，舉辦講座、工作坊，他發現藉由藝術可以為災民帶來

撫慰和希望。他個人的作品風格，也從前期表達的孤獨和憤怒，進入溫暖的新階段。他筆下的小女孩形象，也寓意出對於孩子和未來，用純真對抗複雜，用溫柔對抗戰火，傳達和平與希望的重要。確實，從孩子身上，我們能夠學到很多東西，比如他們的天真純真、好奇心，以及對世界的想像力等等。這就是人性中最美好的天性，我們應該通過藝術，培養孩子們把這些天性延續下去。當今的世界，人類面臨的未知挑戰愈來愈多，人類的命運也愈來愈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應該要把彼此尊重，和平共存的理念一代代的傳遞下去，讓孩子們知道，這個世界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想法，他們要懂得怎麼去接受不同的東西，不帶偏見尊重彼此。和平應該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

很多時候，我們會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裏覺得是對的，但其其實你離開舒適圈接受不同的東西，思想會開闊很多，也會活得更開心。當今的世界，由於社交媒體的盛行，我們更習慣於被接近自己想法的「同溫層」信息包圍，這也使得我們看世界的觀點更單一，甚至更極端，世界也更容易撕裂，這都值得我們反思，和平的意義並不是輸贏，而是包容。

音樂、繪畫等藝術形式恰恰為我們的後人留下了精神的火種，我多年來堅持為基層孩子提供免費音樂教育，組織樂團和演出，就是希望通過音樂，為他們點亮心靈，讓他們懂得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尊重多元、和平團結。

如果說你是一杯水，當水滿的時候仍然不停地倒水，水就會溢出來；也就是說，當你的心中裝滿了成見和猜疑的時候，就裝不下新的想法，也看不到新的希望。願世界和平，也願我們心有遠方。

以出去放風，上午2小時，下午2小時。上午放風的時間到了，我出去得晚，剛出樓梯口，就聽見高亢的旋律，原來是老人們已經組織着跳健身舞了，他們彎腰拍腿，直腰拍肩，利用插針的機會鍛煉。

我記着院中的那幾棵杏花，忙繞過幾片竹叢找了去看，樹上只剩幾朵花了，其他都散落在地上，不是花瓣落地，而是整朵投入草地。有一樹花，叫不出它的名字，有點像櫻花，但是沒有櫻花的飽滿。這櫻花原本種在院子裏，疫情初時，這裏架起了一道鐵皮牆，剛好把它逼進了一道夾縫裏。如果開得再晚些，鐵皮牆能夠撤離，這個夾縫便變成了院子，能讓更多的人欣賞，但如今白白浪費了花期。

晚上，從一個沙龍群裏看到朋友寫的「疫」線日記，我把這篇日記編發在自己的公眾號上，沒想到響應者眾。幾天來已收到稿件40多篇，作者從不同的角度撰寫疫情下的生活，奮不顧身的醫護人員和志願者，他們聽從指揮，萬眾一心，為蒙陰抗擊疫情贏得了時間。

那些馳援蒙陰的醫護人員，有的還很年輕，孩子小，依依不捨地離別。有的新婚，還沒等歡慶的爆竹聲熄，就互相告別，爭分奪秒地奔赴，奔赴那個與病毒零距離接近的一個個小區。但，還不止於這些。更多的作者或者讀者，不再是我疫情之下冰冷的看客，而是拿起筆和相機我記錄這場疫情的參與者。一位孩子的父親特意給我們留言說，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對孩子的關心，疫情無情，人間有愛，作為孩子的父親，這種感激之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還有一位老師，疫情期間，丈夫一直忙著工作，自己在家帶兩個孩子，不能出門，生活應該也不容易，可得知消息之後，特意囑咐孩子安心上網課。這位家長說，雖然他和她們素未謀面，但這些好心人對孩子和對家人的幫助，會讓他一輩子銘記。

就像我給一篇日記起的題目一樣，有時候，愛是一束光，當千萬束光聚在一起，就是一輪溫暖的太陽。在這個疫情籠罩的3月，這束光會帶著溫度走向春天，走向我們曾經生活過的正常軌跡，照着每一個人夢想，去編織、去創造。



水過留痕  
少爺兵

## 採訪選美的軼事趣事

香港小姐又嚟啦！

美麗傳奇50年是今年TVB招募佳麗參選港姐的口號之一，亦適逢此選舉的50周年而製作了特輯，日前宣傳活動座上除了有「大師祖」級的前港姐外，也有多位曾參與競選的獲獎港姐，以前的傳媒記者稱「前港姐」為「過氣港姐」，每人對一些稱呼的認知性不同，尊重他人是基本心態，適合任何時代任何場合。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小姐選舉的確是電視觀眾茶餘飯後的熱議話題，雖有人將之形容為「小圈子選舉」，但有一定的收視率。TVB在廣播道的廣播大樓(舊址)所設的錄影廠亦有不少，大小面積都有，不過港姐選舉既是盛事，選用已有裝潢氣派場地的「利舞臺」(已遷拆)，幕後搭建布景自然「慳好叻功夫」，於現場採訪拍攝的傳媒記者們也不用整晚「托住」個長鏡頭拍照如此辛苦，事關以前入圍參選佳麗有30位之多，記者須拍到她們出場的每套服飾照片，特別是泳裝及戴上后冠的「剎那光輝」。

由於時代變遷，電視台在宣傳推廣策略也有所改變；以前的年代採訪佳麗們的日常行程並不容易，如佳麗們在清晨6點鐘抵達髮型屋「Set頭」，傳媒記者們於凌晨5點多鐘已在守候，印象最深刻是某次，傳媒記者為爭取「最佳位置」拍攝，結果在助推後之下，髮型屋後門也垮掉，記者們失去重心，大部分人變成「滾地葫蘆」跌在地上，十分狼狽，佳麗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得尖叫聲連連，但有佳麗也不忘將跌倒的傳媒記者扶起。

採訪港姐多年的軼事趣事，筆者和記者前輩們仍有印象，當年TVB在港姐競選亦有一次「出彩」的做法，就是出動一大塊「黑布」，以遮擋在對面大廈天台拍照的記者們，結果翌日的報紙以港姐競選真有「黑幕」為標題，被「指鹿為馬」要怪誰！?很多的心裏是指向出「餽主意」將「黑布」高高舉起的始作俑者吧。



◆復活節期間的中環。作者供圖